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十五至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玉瓚

太平廣記卷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柏葉仙人　齊映

王四郎　韋丹　馮大亮

成真人

成真人者不知其名亦不知所自唐開元末有中使自嶺外迴謁金天廟奠祝既畢戲問巫曰大王在否對曰

不在中使訝其所答乃詰之曰大王何往而云不在巫曰關外三十里迎成真人耳中使遽令人於關候之有一道士弊衣負布囊自關外來問之姓成延於傳舍問以所習皆不對以驛騎載之到京館於私第密以其事奏焉玄宗大異之召入内殿館於蓬萊院詔問道術及所修之事皆拱默不能對沉真朴畧而已半嵗餘懇求歸山既無所訪問亦聽其所適自内殿挈布囊徐行而去見者咸笑焉所司掃灑其居改張幃幕見壁上題曰

蜀路南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剖洗愈明以事上聞上默然良久頗亦追思之其後祿山起燕聖駕幸蜀皆如其讖出仙傳拾遺

栢葉仙人

栢葉仙人田鸞家居長安世有冠冕至鸞家富而兄弟五六人皆年未至三十而夭鸞年二十五母憂甚鸞亦自懼常聞道者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問真侶心願懇至至山下數十里見黃冠自山而出鸞遂禮謁祈問隱

訣黄冠舉頭指栢樹示之曰此即長生藥也何必深遠但問志如何爾鸞遂披尋仙方云側栢服之久而不已可以長生乃取栢葉暴乾為末服之稍節葷味心志專一服可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但覺時時煩熱而服終不輟至二年餘病熱頭目如裂舉身生瘡其母泣曰本為延年今返為藥所殺而鸞意終不舍尚服之至七八年熱疾益甚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聞栢葉氣諸瘡潰爛黄水遍身如膠母亦意其死忽自云體令小可須一

沐浴遂命置一斛温水於室數人舁卧斛中自病來十
餘日不寢忽若思寢乃令左右掩户勿驚遂於斛中寢
三日方悟呼人起之身上諸瘡皆已掃去光彩明白眉
鬚紺緑蛽覺耳目鮮明自云初寢夢黄冠數人持旌節
導引謁上清遍禮古來列仙皆相謂曰栢葉仙人來此
遂授以仙術勒其名於玉牌金字藏於上清謂曰且止
於人世修行後有位次當相召也復引而歸鸞自此絶
穀並不思飲食隱於嵩陽至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歲

矣常有少容忽告門人無疾而終顔色不改葢尸解也臨終異香滿室空中聞音樂聲乃造清都赴仙約耳出原化記

齊映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雨未食徬徨不知所之徐步墻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飡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

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門
曲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
華潔侈盛良久因鋪設于樓酒饌豐異逡巡人報有送
錢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藥作一瓮
酒及晩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
昇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
官一定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即一來齊
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䘏賚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車

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廢疾託謝不見各奉一縑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泄也比者昇仙之事亦得令不果矣公哀謝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所詣 出逸史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姪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

和中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
忽於馬前跪拜布衣草屨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
名琚哀憫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
助其費即於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雞冠因曰此不
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
二百千琚異之即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
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
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

小雨會琚不賫雨衣遽去曰吾即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祗候琚遲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琚私竒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翔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顙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即曰二百十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即依請而付又曰若

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逢子逢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耳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之出集異記

韋丹

韋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其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

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云無黑老召一衙吏問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其吏曰此城郭内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為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衆皆呼為黑老韋公曰可為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韋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祗候韋公一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令被捉來願得生迴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為吏人等

遮攔不放自辰及酉韋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畧
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堦不肯正坐韋公再
拜諮請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卧於床上鼻息
如雷韋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
卧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韋公背云
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
向人間富貴待合得時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
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為汝盡話言訖倏已不見韋公却

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韋公惆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絶二十年不知信息韋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謂閽人曰爾報公可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明日無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出會昌解頤録

馮大亮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

旦牛死其妻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爾牛既死矣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攣綴如牛形斫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

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具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為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柟木一枝纔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歡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為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貢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自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

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出仙

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進弟

李清

徐佐卿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時雲間有孤鶴徊翔玄宗親御弧矢中之其鶴即帶箭徐墜將及地丈

許歘然矯翼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之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寂有自稱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一歲率三四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後年

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愼無隊夫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𤣥宗避亂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其箭命侍臣取而翫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具以實對即視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從田之箭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而集於斯歟𤣥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出廣德神異録

拓跋大郎

天寶中有扶風令者家本權貴恃勢輕物賓客寒素者無因趨謁由是謗議盈路時主簿李尉裴者好賓客裴頗好道亦常隱於名山又好施與時亦補令之闕常因暇日會宴邑中客皆通貴裴尉疾不赴賓客方集忽有一客廣顙長七尺餘策杖携帽神色高古謂謁者曰拓跋大郎要見府君謁者曰長官方食不可通謁請俟罷宴客怒曰是何小子輙爾拒客吾將自入謁者懼走以

白令令不得已命邀之昇階令意不悅而客亦不平既
而宴會率不謙讓及終宴皆不樂客不揖去令亦長揖
而已客色怒甚流言而出時李主簿疑為異人李歸召
裴尉而告之云宴不樂為此客耳觀其狀恐是俠者懼
且為害吾當召而謝之遂與裴共俟命吏邀客客亦不
讓而至時已向夜李見甚敬裴尉見之忽趨避他室李
揖客坐定復起問裴裴色兢懼甚謂李曰此果異人是
峨嵋山人道術至高者曾師事數年中路捨之而逃令

懼不可見李子因先為裴請裴即衣公服趨入鞠躬再拜而謝罪客顧之良久李又為言方命坐言議皆不相及裴益敬肅而李益加敬焉兼言令之過李為辭謝再三仍宿於李廳李夙夜省問已失所在而門戶扃閉如故益以奇之比旦吏人奔走報云令忽中惡氣將絶而心微暖諸寮相與省之至食時而蘇令乃召李主簿入見叩頭謝之曰賴君免死耳李問故云昨晚客蓋是神人吾昨被録去見拓跋據胡床坐責吾之不接賓客遂

命折桑條鞭之杖雖小而痛甚吾無辭謝之約鞭至數百乃云賴主簿言之不然死矣勑左右送歸方得蘇耳舉示杖痕猶在也命駕往縣北尋之行三十里果見大桑林下有人馬跡甚多地有折桑條十餘莖血猶在地焉令自是知懼而拓跋從此不知所之蓋神仙也出原化記

魏方進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餘不能言涕沫滿身兄弟親戚皆目為癡人無為卹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

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畧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痒其隣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仙師何在遂走到見搔痒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黄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後魏

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虢公親也與其族悉預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爲葅醢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出逸史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

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𣲖子孫及内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每清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

得緘之一室曾未閲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
何為哉幸天未録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
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葢止爾之常態
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
之心願無止絶俾姻故之不安也淸曰苟爾輩志不可
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淸曰各能
遺吾洪纎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
此為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

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為關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

轆轤自縋而下以纖縻爲媒焉脱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窅窅深遠不測紀極況山精木魅虵虺怪物何類不儲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簣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迴則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

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絶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闈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

當軒一人遥語曰未宜來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為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

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逵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既遣其歸須令有以為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為不知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内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脱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末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

樹木人民服用已盡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做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閈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縋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怏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閲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産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

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十六

太平廣記卷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韋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歷中因晝寢常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黄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即

日詔遣監察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設一店具飯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謂店主曰韋侍御一飡即過吾老病不能遠去但於房中坐得否店主從之少頃韋君到店良久忽聞房中嗽聲韋問有何人在此遣人視之乃曰有一老父韋君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相與宗盟合有繼敘邀與同席老父因訪韋公祖父官諱又訪高祖為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

老父喟然歎曰吾即爾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爾即吾之小子曾孫也豈知于此與爾相遇韋君涕泣再拜老父止之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與渠輩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襆襆内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買問韋君爾今何之韋君曰奉勑於此山中求真壇州縣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審翁能知此處否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耳遂與韋君同宿老父絶糧不食

但飲少酒及人參茯苓湯明日韋君將入山老父曰吾與爾同去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險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老父入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三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祖姑也韋君悲涕再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為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嶮峻韋君

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飛迴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峯西南隅果有一壇韋君灑掃拜謁立標記而迴却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奏報畢當請假却來請覲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歎異乃遣韋君齋手詔入山令刺史以禮邀致韋君到山中求覓遂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訪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已來三二年則見此老父一到城郭顏狀只如舊不知其所居韋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恨具

以事跡宣付史館出異聞集

楊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馬楊集自京之任至華陰宿夜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鑪向火楊君見其耆耄因與酒食問姓氏曰姓楊又詰其祖先云越公最近楊公乃越姪孫復重問曰為君所迫我乃盡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遇道真集聞姓氏再拜復坐曰吾亦知汝過此故來相看祖母與姑數人悉在汝欲見否吾先報去少

頃復至明旦與楊君入山約里餘有大澗澗數丈老父超然而越迴首謂楊君曰當止此吾與汝喚阿婆去逡巡間老母及女與六七人遠巖而至楊君望拜隔水與語皆嗟歎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楊君乃拜迴數十步却望猶有揮袖者明日復來深水高峯並不見矣出逸史

陽平謫仙

陽平謫仙不言姓氏初九隴人張守珪仙君山有茶園

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園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為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憐之以為義兒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無親族願為義兒之妻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既闕守珪甚憂之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於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術夫亦能之因與隣婦十數人於堋口市相遇為買酒一椀與婦飲之皆大醉而椀中

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為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為善惡人世生死

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也旬日之間忽失其夫婦出仙傳拾遺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祗此是真姓名有童稚見之逮于暮齒復見其顔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

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皆與之無阻藥皆稱有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藥尋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為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方買藥者多斗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於掌中謂人曰百餘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之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

可哀哉令之自喫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出續仙傳

嚴士則

唐文宗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為尚衣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之間數日所齎糧糗既四望無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其門良久竟無

出者因窺籬隙内見有一人於石榻偃卧看書士則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問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至此迄至今日士則具陳奔馳陟歷資糧已絶迫於枵腹請以飲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饑念君遠來相遇自起於棟梁間脱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扁豆之形俾於藥室取鐺拾薪汲水以一粒煑之良久微有香氣視之已如掌

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由宿分自玆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俗慮塵情將澹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倘能脫去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且恐迷失道路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者相值可隨之而去此至國門不遠既出果有人採薪路側因問隱者姓名竟返山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葷㲄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

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巖岫居守盧僕射
躭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門下及
聞方伯之説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别駕作牧建溪時
年已九十到郡纔周歳即觧印歸羅浮及韋宙相公出
鎮江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
由江表時蕭相公觀風浙右於桂樓開宴召之唯飲酒
數盃他無所食矣出劇談録

太平廣記卷三十七

太平廣記卷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

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為帝王師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𤣥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𤣥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

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
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説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
晏偕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説曰後來者與前兒絶殊
儀狀眞國器也説曰誠然遂命説試爲詩即令詠方圓
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説應曰方如棊局圓如棊子動如
棊生靜如棊死説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虚作不
得更實道棊字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
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

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垍相與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一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稺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為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年

十五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
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
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綵雲掛
於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搗蒜韲至數斛伺其異音奇
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
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
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

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誡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耶但當為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為妙泌泣謝之爾後為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為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

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脱屣耳自是多絶粒咽氣修黄老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絶食柴毁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禄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内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談經肅宗為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為布

衣交為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謗議時政搆而
陷之詔於蘄春郡安置天寶十二載毋周亡歸家太子
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
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號王巨為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
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
延於卧內動静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
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為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
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

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册肅宗為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禄俸山居累年夜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為槁葉所藉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為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為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

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
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絶粒無家禄位與茅土
皆非所欲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
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
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宫收管
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
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
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

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頴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為燒二梨以賜泌時頴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耶頴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菓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

家自燒故乞他菓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頼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匡救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岳先

生賜朝天玉簡已而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為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為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陜府長史先陜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陜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

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郜國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所擠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横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遇㦒然
久之而别遠到長安方聞其甍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
先生自言當匡佐四聖而復脱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
家艱無復名宦之輿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
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
明心論明瓚釋徒謂之嬾殘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
爲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
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悦必謫墮之人時

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之嬾殘命坐撥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絶粒多歳身輕能自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鏁子骨在鄭家時忽兩目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頂踴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頂乃念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終家事於是在傍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

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為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入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為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

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迴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為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殿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

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决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勑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輀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似欲見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

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龍輴行疾如風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為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悟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為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為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黄臺摘瓜詞令樂人歌

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為國龜鏡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宫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下誥

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詔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竇門頗甚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黄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曉夕求訪殆遍洛下時泌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

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陜西車駕出幸奉天遂

於賊庭歸欵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之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庭芝録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黄君蓋指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

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理道自用卿以
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庚吾騏驥傅說霖
雨何可以及兹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鄴
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鄴侯外傳

太平廣記卷三十八

太平廣記卷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劉晏　崔希真　韋老師

麻陽村人　慈心仙人

劉晏

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

鋪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或兼覔藥看亦不多買其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為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

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即館後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栗漸與同坐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異疑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却歸晏乃詰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𢮎㪏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為如此劉公

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歎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一年官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迴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悵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

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閽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幛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瞪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

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其却來自取啜茶一椀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

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呑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别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出逸史

崔希真

大歷初鍾陵客崔希真家于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好修養之術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希真晨出門見一老人衣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既去簑笠見神色毛骨非常人也益敬之問曰家有大麥麪聊以充飯叟能

是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糓之善者也能沃以豉汁則彌佳崔因命家人具之間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澁無味其野人也能令其醇美乃於懷中取一丸藥色黃而堅老人以石碎之置於酒中則頓甘美矣復以數丸遺希真希真請問老父笑而不答崔入宅於窻窺之見老父於幃幄前所掛素上如有所塗瞬息而罷崔少頃具饌獻受而不辭崔後入内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數里至江入蘆洲中見一大船船中數人狀貎皆奇而樵

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逼於伊人迴謂崔曰尊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幄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其三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採藥者一仙樹似栢皆斷岌為風雨所敗枯槁之狀根相連屬皆非常意所及後將圖并丸藥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李君又曰寫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松栢也其藥乃千歲松膠也出原化記

韋老師

嵩山道士韋老師者性沉默少語不知以何術得仙常養一犬多毛黄色每以自隨或獨坐山林或宿雨雪中或三日五日至岳寺求齋餘而食人不能知也唐開元末嵗韋犬至岳寺求食僧徒爭競怒問何故復來老師云求食以與犬耳僧發怒慢罵令奴盛殘食與乞食老道士食老師悉以與犬僧之壯勇者又慢罵欲毆之犬視僧色怒老師撫其首久之衆僧稍引去老師乃出於

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雲遍滿溪谷僧駭視之雲悉飛集池上頃刻之間其犬長數丈成一大龍老師亦自洗濯服綃衣騎龍坐定五色雲捧足冉冉昇天而去僧寺作禮懺悔已無及矣出鶩聽録

麻陽村人

辰州麻陽縣村人有豬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後一日復出人射中豬豬走數里入大門門中見室宇壯麗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隨後問人何得至此人云

猪食禾因射中之隨逐而來老人云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與人酒飲前行數十步至大廳見羣仙羽衣烏幘或擕蒲或奕碁或飲酒童子至飲所傳教云公令與此人一杯酒飲畢不饑又至一所有數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書狀如聽講久之却至公所公責守門童子曰何以開門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謂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問老翁為誰童子云此所謂河上公上帝使為諸仙講

易耳又問君復是誰童子云我王輔嗣也受易已來向五百歲而未能通精義故被罰守門人去後童子蹴一大石遮門遂不復見出廣異記

慈心仙人

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曜迴舵就泊見精舍瑠璃為瓦瑇瑁為墻既入房廊寂不見人房中唯有胡㹭子二十餘枚器物悉是黄金無諸雜類又有

衾茵亦甚炳煥多是異蜀重錦又有金城一所餘碎金成堆不可勝數賊等觀不見人乃竟取物忽見婦人從金城出可長六尺身衣錦繡上服紫綃裙謂賊曰汝非袁晁黨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須爾何與輙敢取之向見猘子汝謂此為狗乎非也是龍耳汝等所將之物吾誠不惜但恐諸龍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須臾耳宜速還之賊等列拜各送物歸本處因問此是何處婦人曰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處汝等無故與袁晁作賊不出

十日當有大禍宜深慎之賊黨因乞便風還海岸婦人
迴頭處分尋而風起羣賊拜别因便揚帆數日至臨海
船上沙塗不得下爲官軍格死唯婦人六七人獲存淛
東押衙謝詮之配得一婢名曲葉親説其事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十九

太平廣記卷四十

神仙四十

巴邛人　章仇兼瓊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許碏

楊雲外　杜悰　南嶽真君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二

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身僅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與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披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

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傳云百五十年已來如此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録

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常令左右搜訪道術士有一鬻

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債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其話言愛說孫思邈又云此小兒有何所會或報章仇公乃遣親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尚書令傳語其苦心修學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賜許否四人不顧酣樂如舊逡巡問酒家曰適飲酒幾斗曰一石皆拍掌笑太多言訖不離席上已不見矣使者具報章仇公公遂專令探伺自後月餘不至一日又來章

仇公遂潛駕往詣從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躍出載拜公自稱姓名相顧徐起唯柴燼四枚在於坐前不復見矣時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中自後更令尋訪絕無蹤跡出逸史

石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歷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而神氣不衰忽謂其子曰河橋有卜人可暫

屈致問之子還云初無卜人但一老姥爾巨云正此可
召子延之至舍巨臥堂前紙㡠中姥徑造巨所言甚細
密巨子在外聽之不聞良久姥去後數日旦有白鶴從
空中下穿巨紙㡠入巨所和鳴食頃俄升空中化一白
鶴飛去巨子往視之不復見巨子便隨鶴而去至城東
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滅長史李懷
仙召其子問其事具答云然懷仙不信謂其子曰此是
妖訛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內苦旱當為致雨不雨殺汝

子歸焚香上陳懷仙使金叅軍齎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遠近皆足懷仙以所求靈驗乃於巨宅立廟歲時享祀焉出廣異記

李山人

李中丞汶在朝日好術士時李山人寓居門館汶敬之汶有子數人其長曰元允先與襄陽韋氏結婚乃自京之襄陽遠就嘉會發後山人白汶曰賢郎有厄某能相救只要少時不交人事以圖靜處汶許之山人別居良

久出曰賢郎厄已過然所乘馬死從者斃其一身少見血餘無大損汝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偵候使迴得信云中道過大橋橋壞馬死奴斃身爲横木決破頣頷間少許出血尋即平復公歎異之後忽辭云某久此爲客將有没化之期但益悵然汝曰何忽若是曰運數且爾亦當委順汝曰然可少留乎曰可汝固留之月餘又云欲遂前期汝又留半月曰此須去矣乃晨起與汝訣别其後諸相識人家皆云同日見李山人來告别

初別時曰某有少事欲言之於第三郎君問何事乃云十五年後於昆明池邊見人家小兒頰有疵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後亦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為友多遊嵩華二峰採松脂茯苓為業二人因攜釀醖陟芙蓉峰尋異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梢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

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僕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宮女子聞君酒馨頗思一醉但形體改易毛髮恠異恐子悸慄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當返穴易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二公曰敬聞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丈夫古服儼雅一女子鬟髻綵衣俱至二公拜謁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啓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獲拜侍願袪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不死藥因為徐福所惑搜童

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余為童子乃在其選但見鯨濤
蹙雪蜃閣排空石橋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魚
腹猶貪雀生於難厄之中遂出奇計因脫斯禍歸而易
姓業儒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坑殺儒士搢紳
泣血簪紱悲號余當此時復在其數時於危懼之中又
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為板築夫又遭秦皇歘信
妖妄遂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隴鴈悲書塞雲咽
空鄉關之思魂飄砂磧之勞力竭隳墜趾傷骨陷雪觸氷

余為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驪山大修塋域玉墀金砌珠樹瓊枝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匠石盡閉幽隧余為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苦凡四設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實乃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同為殉者余乃同與脫驪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二子曰秦於今世繼正統者九代千餘年興亡之事不

可歷數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刼因依使令諧遇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朽骨腐肌實冀庥蔭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絶其世慮因食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緑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鳥獸爲隣猱狖同樂飛騰自在雲氣相隨亡形得形無性無情不知金丹大藥爲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實之法可得聞乎曰余初餌栢子後食松脂遍體瘡瘍腸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膚瑩滑毛髮澤潤未經數年凌虛若有

梯步險如履地飄飄然順風而翔皓皓然隨雲而昇漸混合虛無潛孚造化彼之與我視無二物凝神而神爽養氣而氣清保守胎根含藏命蔕天地尚能覆載雲氣尚能鬱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結即余之體莫能敗壞矣二公拜曰敬聞命矣飲將盡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栢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塵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毛女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躡青霞遠翠微簫管奏樓應寂寂綵雲空

惹薜蘿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戀戀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少許汝可各餌之亦應出世二公捧受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去矣善自導養無令漏泄伐性使神氣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覺超然莫知其蹤去矣旋見所衣之衣因風化為花片蝶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蓮花峰上顏臉微紅毛髮盡緑言語而芳馨滿口履步而塵埃去身雲臺觀道士往往遇之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出傳奇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于石厓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覩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

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揷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出續神仙傳

楊雲外

唐乾寧中雲安縣漢城宫道士楊雲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異常前進士錢若愚甚敬之一旦齋沐詣其山觀宿於道齋翌日虔誠歛袵而白之曰師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雖聆其說果有之乎楊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

示以飛空躡虛履水蹈火即日有千萬人就我不亦煩褻乎因騰躍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出北夢瑣言

杜悰

杜邠公悰為小兒時常至昭應觀與羣兒戲于野忽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巍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

面紫黑色至是詳視其像頗類向所見道士乃半面為漏雨所淋故也出玉泉子

南岳真君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四十

太平廣記卷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師　王老　黑叟

劉無名

薛尊師

薛尊師者家世榮顯則天末兄弟數人皆至二千石身為陽翟令而數年間兄弟淪喪都盡遂精心歸道棄官

入山妻兒悉棄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願從之杖策負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陳云知近有仙境薛遂求問其路陳曰吾有小事詣都約三日而迴迴當奉導君且於此相待薛與唐子止於路口陳至期而至陳曰但止於此吾當入山求之知所詣即來相報期以五日既而過期十日不至薛曰陳生豈相紿乎吾當自往遂緣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側見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陳山人也唐子謂尊師曰本

入山為求長生今反為虎狼之飡陳山人尚如此我獨
何人不如歸人世以終天年耳尊師曰吾聞嵩岳本靈
仙之地豈為此害蓋陳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歸吾當
終至必也不幸而死終無恨焉言訖直往唐亦決意從
之夜即宿於石巖之下晝則緣磴而行數日忽見一巖
下長松數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藥之狀薛遂頂禮
求諸道士曰吾雖至此自服藥耳亦無術可以授君俄
覩一禪室中有一老僧又禮拜求問僧亦無言忽於僧

床下見藤蔓緣壁出户僧指蔓視薛遂尋蔓出户其蔓傍巖壁不絶經兩日猶未盡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數人圍棊飲酒其陳山人亦在笑謂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見俗人於此伐薪採藥不絶問其所云終南山紫閣峰下去長安城七十里尊師道成後入京居於昊天觀玄風益振時唐玄宗皇帝奉道數召入内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召我為八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顔色不變遂於本院

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術後以俗人禮謁煩雜遂勅塞其塔戶唐君後亦為國師焉出原化記

王老

有王老者常於西京賣藥累世見之李司倉者家在勝業里知是術士心恒敬異待之有加故王老往來依止李氏且十餘載李後求隨入山王亦相招遂僕御數人騎馬俱去可行百餘里峰巒高峭攀藤緣樹直上數里

非人跡所至王云與子偕行猶恐不達神仙之境非僕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與王至峰頂田疇平坦藥畦石泉佳景差次須臾又至林口道士數人來問王老知邀嘉賓故復相候李隨至其居茅屋竹亭瀟灑可望中有學生數十人見李各來問其親戚或不言或惆悵者云先生不在令宜少留具厨飯蔬素不異人間也爲李設食經數日有五色雲霞覆地有三白鶴隨雲而下於是書生各出如迎候狀有頃云先生至見一老人鬚

髮鶴素從雲際來王老攜李迎拜道左先生問王老何
以將他人來此諸生拜謁訖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時頗
炎熱李出尋泉將欲洗浴行百餘步至一石泉見白鶴
數十從岩嶺下來至石上羅列成行俄而奏樂音響清
亮非人間所有李卑伏聽其妙音樂畢飛去李還說其
事先生問得無犯仙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謂李公曰君
有官祿未合住此待仕宦畢方可來耳因命王老送李
出曰山中要牛兩頭君可送至藤下李買牛送訖遂無

復見路耳出廣異記

黑叟

唐寶應中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有姿容而無子息州有寺名寶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驗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請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陸氏又曰儻遂所願亦以脂粉錢百萬别繪神仙既而寺中遊薄暮方還兩月餘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構堂三間窮極華麗陸氏於

寺門外築錢百萬募畫工自汴滑徐泗揚潤潭洪及天
下畫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償過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
不說姓名稱劒南來且言善畫泊寺中月餘一日視其
堂壁數點頭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請
備燈油將夜緝其事僧從其言至平明燦爛光明儼然
一壁畫人已不見矣政大設齋富商來集政又擇日率
軍吏州民大陳伎樂至午時有一人形容醜黑身長八
尺荷笠莎衣荷鋤而至閽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

堂舉手鋤以斸其面壁乃頹百萬之衆鼎沸驚閙左右
武士欲擒殺之叟無怖色政問之曰爾顛癎耶叟曰無
爾善畫耶叟曰無曰緣何事而斸此也叟曰恨畫工之
罔上也夫人與上官捨二百萬圖寫神仙今比生人尚
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撫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
足為驗耳政問曰爾妻何在叟曰住處過湖南三二里
政令十人隨叟召之叟自葦菴間引一女子年十五六
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艷態媚人光華動衆頃刻之間到

寶林寺百萬之衆引頸駭觀皆言所畫神母果不及耳
引至堦前陸氏為之失色政曰爾一賤夫乃蓄此婦當
進于天子叟曰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政遣卒五十侍
女十人同詣其家至江欲渡叟獨在小遊艇中衛卒侍
女叟妻同一大船將過江不覺叟妻於急流之處忽然
飛入遊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趨之夫妻已出攜手而行
又追之二人俱化為白鶴冲天而去出會昌解頤及河東記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後居於蜀焉生而聰悟八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嘆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閲道經學咽氣朝拜存真內修之術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黙呪服黄精白术志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微效見火輒為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歷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人教其服餌雄黄三十餘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徑詣其室劉問其何人

也何以及此對曰我泰山直符追攝子耳不知子以何術頂有黄光至三日矣寘期迫促而無計近子將恐隂符譴責以稽延獲罪故見形相問耳劉曰余無他術但寘心至道不視聲利静處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黄光照灼於頂迢高數丈得非雄黄之功然吾聞一隂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子但服其石未餌其金但得其陽未知其隂將何以超生死之難期昇騰之道乎其次廣施隂功救人濟物柔和雅静無欲無為

至孝至忠內修密行功滿三千然後黑籍落名青華定
籙制御神鬼驅駕雲龍而上補仙官永除地簡九祖超
鍊七玄生天如此則不為冥官所追捕耳今子雖三尸
已去而積功未著大限既盡將及死期豈可苟免也劉
聞其語心魂喪越憂迫震懼不知所為二使徐謂之曰
岷峨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詣真師訪尋道要我聞鉛
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煉之旨我為
子求姓名同年壽盡者以代於子子勉而勤修無至中

怠也劉致謝二使二使乃隱劉如其言入峨眉山登
陟峭險探求洞穴歷年不遇復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
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
城真人劉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使追攝之由願示道
要以拯拔沉淪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巖室使棲止
其中復令齋心七日乃示其陽鑪陰鼎柔金鍊化冰玉
之方伏汞鍊鉛朱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
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為君以汞為

臣八石為使黃芽為苗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為輕汞二七日變紫峯三七日五彩具內赤外黃狀如窻塵復運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三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髮白反黑三年之後服之刀圭遊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為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

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雜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視彼形氣功行合道依法傳之劉授丹訣還於霧中山築室修鍊三年乃成開成二年猶駐於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終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四十一

太平廣記卷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賀知章

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門常見一老人

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顔色衣服如故亦不見家屬詢問里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貫王老更無他業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謹唯有童子為所使耳賀則問其業老人隨意問答因與往來漸加禮敬言論漸密遂云善黃白之術賀素信重顧接事之後與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鄉日得此珠保惜多時特上老人求説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餅來童子以珠易得三十餘胡餅遂延賀賀私念寶珠特以

輕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豈在力爭慳惜未止術無由成當須深山窮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賀意頗悟謝之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致仕入道還鄉出原化記

蕭穎士

功曹蕭穎士常密遊於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鬚髮皓然眉目尤異至門目蕭久之微有嘆息又似相識蕭疑其意遂起揖問老人曰觀郎君狀貌有似一人

不覺愴然耳蕭問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齊鄱陽王王即蕭八代祖遂驚問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為鄱陽書佐偏蒙寵遇遭李明之難遂爾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適驚郎君乃不知是王孫也遂相與泣蕭敬異之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別今在灊山時出人間後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李仙人

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謫仙也自與高氏結好恒居洛陽以黃白自業高氏能傳其法開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載後一夕五鼔後聞空中呼李一聲披衣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耳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多年繾綣能不愴然我去之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愼勿傳人不得為人廣有黙鍊非特損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初依其言後賣銀居多為坊司所告時

河南少尹李齊知其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燒十餘床銀器李以轉聞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時人以為天罰焉出廣異記

何諷

唐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絶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

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伏出原化記

黄尊師

黄尊師居茅山道術精妙有販薪者於巖洞間得古書十數紙自謂仙書因詣黄君懇請師事黄君納其書不語日遣斫柴五十束稍遲并數不足呵罵及箠擊之亦無怨色一日見兩道士於山石上碁看之不覺日暮遂

空返黄生大怒罵叱杖二十問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無人何處得有碁道士果是謾語遂叩頭曰實明日便捉來及去又見碁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騰於空中上高樹唯得碁子數枚道士笑謂曰傳語仙師從與受却法籙因以碁子歸悉言其事黄公大笑乃遣沐浴盡傳法籙受訖辭去不知其終出逸史

裴老

唐大歴中有王員外好道術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

周旋一旦道侶數人在廳事王君方甚談諧拊掌會除溷裴老攜穢具至王君給使因聞諸客言竊笑之王君僕使皆怪少頃裴老受傭事畢王君將登溷遇於户内整衣似有所白因問何事漸前曰員外大好道王驚曰某實留心於此曰知員外酷好然無所遇適廳中兩客大是凡流但誑員外希酒食耳王君竦異良久其妻呼罵曰身為朝官乃與此穢漢結交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擇所處裴老請去王君懇邀從容久方許諾

曰明日來得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君潔淨別室以候妻呼曰安有與除厠人親狎如此王君曰尚懼不肯顧我少頃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語茶酒更進裴老清言間發殊無荷襒之姿狀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亦有少分具既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君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祈請裴指鐵盒可二斤餘曰員外剩取火至以盒分兩片置於其中復以火覆之須臾色赤裴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藥兩丸如

麻粟除少炭撚散盦上却堆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之壯者以火筯持出擲於地逡巡乃上上金盦矣色如雞冠王君降堦再拜搕頭陳謝裴老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員外不用留轉將布施也別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拜乞曰末學俗士願濾丹懇須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禮裴老曰何用此乃約更三日於蘭陵坊西大菜園後相覓王君亦復及期往至則果見小門扣之黃頭奴出問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將一

胡床來令於中門外坐少頃引入有小堂甚清淨裴老道服降堦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勞問風儀質狀並與前時不同若四十餘人矣茶酒果實甚珍異屋室嚴潔服用精華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復來其宅已為他人所賃裴老不知所去也出逸史

李虞

信州李員外虞嘗與秀才楊稜遊華山窮搜巖谷時李公未仕及楊君俱有棲遁之志每遇幽賞即吟詠移時

俄至一小洞嶢高數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極平易二人欲窮其跡約行四五里擬回又不可且相勉而進更二三里稍明少頃至洞口時已申酉之際川巖草樹不似人間亦有耕者耕者覩二人頗有驚異曰郎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餘有佛堂數人方飲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内一人曰須報洞主逡巡見有紫衣乘小馬從者四五呵路而至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人備述曰此處偏陋請至某居處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

竹堂屋坐甚潔人吏數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華逢亂避世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止宿飲饌皆甚精豐内有馳羊其狀如牛晝夜論語因問朝廷之事留連累日各遺銀器數事遣使者導之而返曰此可隱逸頗能住否二子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别且請無漏於人後楊君復往尋其洞穴不可見矣楊君改名儉官至御史謫番禺而卒李公終亦流蕩真仙靈境非所實好不可依名而往也後之君子誡之哉出逸史

夏侯隱者

夏侯隱者不知何許人也大中末遊茅山天台間常攜布囊竹杖而已飲食同常人而獨居一室不雜於衆或露宿壇中草間樹下人窺覘之但見雲氣蓊鬱不見其身每遊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閉目善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差跌足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號作睡仙後不知所終出神仙拾遺傳

權同休

秀才櫂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顧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顧者久而不去但具湯火來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槎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麤沙數坏挼捋己成豆矣及湯成與常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予貧迫若此無以寸進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顧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

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噀之遂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五十秀才慙謝顧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爲僕顧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不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戚戚不安顧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談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皆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筯及髮藥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出酉陽雜

俎

太平廣記卷四十二